

江马修 著

冰河

第二部





冰河

第二部

伍长夏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冰 河

〔日〕江 马 修 著

力 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2.75 插页 4 字数 503,000

1981年10月新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9,000册

（据原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版重印）

书号：10188·261 （共二册）定价：（五）2.05元

目 次

第四章	3
第五章	77
第六章	161
第七章	222
第八章	305

冰 河

第 二 部

第四章

一

四月里的一天，太阳下山不久，天刚黑，敏子在屋后空地上的椭圆形浴桶里洗澡。全身浸在满满的浴汤里，只露出一个脑袋。浴桶旁的烧水炉子①，不绝地从火口发出木柴的燃爆声；火光摇曳，附近濡湿的枯草地上和还没有长出新叶的树林子，都被映照得红晃晃的。

千代从厨房②那边高声地喊问：

“水够热吗？要不要加火？”

“行，已经够热了。”敏子应声回答。

“那末要加水吗？”老女佣再问。

“不要，正好。”

她回答后，不知怎的独自笑了起来。

她自昨晚这时候上床，只在今天中午吃饭时起来了一会，就昏昏沉沉地一直睡到现在，差不多整整睡了一昼夜，连上午村公所里的大政翼赞会③例会，也没去参加；还有妇女会和其他的好些事务，也没去办。她素来办事挺热心，而且要求严格，这回算是绝无仅有的例外。大概因为近来工作实在太辛苦，才难得这么休息一整天。现在到底已经睡够了，起得床来，浴水正好烧得热呼呼的。

春寒料峭，山地的夜气，砭人肌骨；敏子浸在温暖的浴汤里，怎么也舍不得离开。大屋子挡在前面，看不见月儿，大概它就要西沉，星空泛着一片淡淡的青光；里山的松林浮现在青光里，山岗尽头的岩本家墓地，倒也隐约可见。寂静极了。远处，山中川水声琮琤，这是她自婴儿时代就已经听熟的，不太刺激听觉。倒是那从后山流下来的一条细澗，穿过屋边草丛，发出汨汨的流声，听来却异常清新、悦耳。从村庄那边，远远传来犬吠声；还有路边的水车，缓缓地、然而不停地发出叽叽嘎嘎的轮转声。突然，只听后山上有一只夜鸟，不知受了什么惊吓，吱吱吱地尖叫着，拍拍翅膀飞走了……

敏子浸在浴汤里好不舒适，一双眼睛忽张忽闭。正在这时候，竟从一个不太远的地方，断断续续传来一种好象浆果核子含在女孩舌头上巧妙吹奏出来的哨音……

“啊哟，这不是青蛙在叫吗！”她不觉喃喃自语，侧耳谛听。

一点儿不错！幼小的青蛙，好容易熬过漫长的严冬，现在大地春回，它也苏醒过来，虚怯怯地在初试歌喉了。那是多么娇嫩，而且富有生气啊！这，强烈地感动了敏子，不觉热泪盈眶。那早已遗忘的好象一去不复返的青春，现在忽然在她心头绽出新芽，深藏在体内的生命之泉突然迸发了……

她一跃而起，站在桶里用毛巾擦洗身体。她感到了生命的无限可喜。唔，一个正当大好年华、身体这样健好、而且又是白璧无瑕的处女，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她觉得自己已经回到多少年前那纯真、明朗而且自由的境界里……

① 日式木制浴桶，一端附有烧水装置与桶相通。

② 参看第一部第57页注③。

③ 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设立的统制民意的机关。

浴湯的热气籠罩上半身。她独自引吭高歌，冲口唱出来的，是休曼的“流浪之民”。不唱这支歌已經多少年了呵！在中学时期，唱歌是她爱好的課程之一，特別爱唱这“流浪之民”和“罗雷萊”。但自发生战争以来，却在不知不觉中把这门爱好丢掉了。有时偶尔哼哼，也无非是些“欢送出征歌”呀，“爱国进行曲”呀，“爱马之歌”之类……

可是此刻，她却情不自禁地唱起这支久已忘掉的“流浪之民”来了。

千代穿着扎脚褲，蹣跚地边走边用袖帶綁袖子^①，从厨房的狭窄的后门走出来。她先朝炉口察看一下柴火，然后照例想替敏子擦背。可是，这时敏子正沉湎在幸福和喜悦的情境里，不愿被搅乱，就温婉地回絕了她，繼續直着嗓子尽情唱自己的歌。

月儿是什么时候落下去的呢？原先四处映着一片青光，現在已經消褪；周围的树林和巍巍然的后山，都罩上了暗幕。黑而且深的天空，星星显得更多了。可是，敏子依然在唱歌。幼蛙的鳴叫，依然乘着歌声的間隙，断断續續地传到她耳鼓里……

洗完澡，敏子走进厅屋，拿原先脫在屋角上的衣服穿起来，回到自己房里。她坐在鏡台前，揭去长鏡子上的紅罩巾，明亮的鏡子里，反映出只有半边受到电灯光的微暗的脸影。睡后蓬松的头发，现在变得更乱，而且湿漉漉；可是脸上的神情，却从来没有这样开朗而且愉快过。很久以来显得暗淡无光的小眸子，现在好象天上的星星，从无边眼鏡后面閃耀着光輝。浴后的脸色，象牛

① 日式衣服袖子很寬大，做事时要用帶子把它綁在肩背上。

乳一般膩滑而且皎潔，兩頰上浮着紅霞。櫻桃小嘴隱隱含有笑意，彷彿在說：

“我還年輕，我還要好好地生活下去，我還有更大的幸福在前面。在社會上，我的聲譽不壞；然而，我是一個女性，除了這些什麼聲譽之外，還有其他真正的幸福要追求。”

她除下眼鏡，開始梳妝。先擦雪花膏，又用粉扑子在潤滑的皮膚上敷些略帶綠色的香粉，然後薄施胭脂和口紅，最後把眉毛描成新月形。——已經多少年沒有這樣認真地打扮了啊？簡直想也想不起来了。至少，自從全心全意參加戰時的社會活動以來，對這種事已經一點也不感興趣，並且平日反對婦女們塗脂抹粉，一貫站在最前列。此刻呢，開始時原不過隨興而為，可是後來卻覺得這玩意畢竟有意思。瞧，自己的容貌經過一番化妝，不是變得更美麗、更嫵媚了嗎！明眸皓齒，處處放射着幸福和喜悅的光芒。她對鏡中的自己，不禁嫣然一笑。

接着，她彎起圓潤的雙臂，玉指纖纖，拿了黃色梳子，慢慢地梳理着蓬亂的頭髮，最後束打髻子。這時，她腦海里忽然掠過一個思想：

“嗨，我這樣沒命地打扮着，到底為的什麼啊！又不是上戲院看戲，又不是跟誰約會。打扮得再漂亮，到頭來還不是去睡覺！”

同時，她又回想起來，作太郎叔叔曾經對她說過这样的话：

“想到目前的大姑娘們也真可憐！年輕的小伙子，一個個全被拖到中國大陸去打仗了。打死的打死，沒打死的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來。等到再過幾年，戰爭結束，小伙子們回得國來時，目下的毛頭姑娘都已成批成批地長成了大姑娘，原來的大姑娘卻變成誤過婚期的老小姐了……”

这些话，敏子当时听在耳朵里，仿佛受了莫大的侮辱，曾狠盯着叔父的侧脸瞧，恨的了不得。其实，这不正因为叔父的话太刺中了她的要害吗！至少现在，是不能不承认这番话的真实性了。

镜中的脸容，顿时变得阴沉了，瞳人的光辉消失了，正在束着发髻的双手也松劲了。这时，却从邻室传来立花缓缓踱步的声音，她知道这是他在从事写作时常有的习惯。

“立花先生，”敏子蓦地喊道，“太太还没有回来吗？”

“是，还没有。”立花因为长时间的沉默，嗓音有点儿枯涩。“一定又是公司请客，被拖出去应酬了吧。”

口吻里带着失望、孤寂和无法隐藏的不满之情。

原来，近子已经进了T市尽头那“和田铁工厂”工作。每天穿着西式服装，骑着自行车早出晚归。这家铁工厂是去年秋天，为防避空袭，从东京疏散到这里来的，大约有两百个男女工人，主要业务是制造飞机零件，供应军用，所以很赚钱，也很出名。公司经理名叫和田壮太，三十四五岁，在事业经营上很有一手，同时又是东亚会——以日本陆军大将为首的法西斯团体——的干事。因此，在厂内办了一所学校，招收青年予以技术训练以外，一面尽力灌输军国主义的教育。近子初进厂时担任管理女职工的职务，不久，由于她的美貌和城市女性所特有的伶俐很受厂主赏识，一下子就升上去做了经理室秘书。现在她的主要职务是：招待川流不息来厂监督和联络业务的文武官员，采办黑市食品和张罗供经理出差时送人情用的礼物——也就是纳贿品……

近子曾经很自负地对敏子表示，她进军需工厂工作，立意正是为战时大后方服务。但是敏子并不太相信这种话。她和立花夫妇住在一个屋宇下已经三年多，你还瞒得了她吗：这位当过大

学老师的立花先生，清风两袖，家无恒产，也没有什么固定收入，生活非常艰困；夫人的进厂工作，分明是为了解决夫妇两口子的生計。但是，敏子对立花，却并不因此而心存藐視。相反的，她看到夫人每天得意扬扬地进城工作（虽然口头上也不絕地在罵公司），对丈夫的日常生活絲毫不給照料，有时甚至态度很暴躁；立花却甘于忍受这一切，只顾埋头讀書和写作，这，就越发加深了她对他的尊敬和同情。虽然自己并没有太明确地感觉到，其实潜意識里已經怀着一股想在私下帮助他、安慰他的真实意愿了。

停了一会，敏子娇声娇气地喊道：

“立花先生。”

“什么呀？”立花依然在踱步。

“我，有点儿事情想請教一下，可以来打扰嗎？”

“行，請过来吧。”他停了停，又說，“刚才唱‘罗雷萊’的是你？唱得多漂亮啊。”

“唱得漂亮嗎？噓，噓，噓。让你都听见了，真难为情呢。”

“哪里，好久不听这样的歌儿，听了真令人神往，甚至使我一时忘掉这是战时哩。”

鏡中的脸容重新明朗起来，眼珠子重新放出光輝。她快地束好发髻，忙拿下挂在屋角衣架上的衣服穿着。为什么刚才那么忧郁，现在却这样兴匆匆地要出房去呢？——是要趁近子还没回来的当儿，爭取跟立花多談一会。

数分钟之后，敏子来到立花房里；两人隔着火鉢相对而坐。屋角的大台子上，从綠罩伞台灯发出恬靜的光；灯光下，只见打开着的书本、写好和才写到一半的原稿紙杂然而陈。尽管杂乱，但看得出来，那上面却保持着屋子里的主人曾經全神貫注于工

作的一种节奏。

“不会妨碍先生的工作嗎？”敏子望望台子，显得有些不安地说。

“不，没有关系。正想休息一下呢。——写得很不痛快。”

他态度安詳地回答，一面擦火柴点烟。

“哎哟，火鉢里没有生火？”

敏子看看火鉢里的火早已熄灭，摸摸南部鉄水壶^①也是冰冷的。

“喂，如果要一点火末，别客气嘛，向我們要就是了。这样竟弄得連茶都沒得喝。太太不在家的人真可怜啊，喏，喏，喏……”

也不知是挖苦，还是說笑。她边說边提起了鉄水壶，敏捷地跑出房去。沒多一会，一手提着热水，一手鏟了滿滿一鏟炭火回到房里。又拖过炭箕，立刻給生起旺旺的火来；把鉄水壶搁在火上，水一下就滚了，噴出热呼呼的白色蒸汽。

“先生，晚飯吃过沒有？”她很关心地問。

“是，吃过了。”

“真的？我可有点儿不放心。立花先生，今后要是太太回来得晚，就請到厅屋里来和我們一起吃吧。只不过沒有好菜罢了……”

“不，沒有問題。不敢打扰。况且我的胃口不好，甚至喝些茶也可以度过一頓。为了写作，倒还是这样方便。”

他照旧低着眼睛，提起鉄水壶，把开水冲进茶壶里。

“先生，那不行。一日三頓飯決不可以马虎。哦，怪不得，我說近来先生为什么气色不太好，而且瘦了。”

① 产于日本陆中、陆奥一带南部地方，壶面多作斑粒紋。

她忧形于色地凝視着立花。

“哪里，不得。大概只是少运动吧……”

立花給敏子敬茶，自己也拿着茶杯边喝边含笑地望望对方。这才发觉，敏子竟然打扮得异常漂亮，眼珠子閃着星星般的光輝；特別稀奇的是，从她身上飘送过来一陣陣的香水味。至少，他从来也沒有见过她这样的美，这样的富有魅力。这可使他感到有些不安。

“怎么样？”他这才猛然清醒过来似地問，“你想和我談談什么？”

“唔，也沒有什么了不得的事……”

她一时感到有些窘，低头望着自己的膝盖。是的，事实上她并没有什么特別要談的事，那只是来这里的借口罢了。但是临到这时，却不能不提出一点事情来掩飾一下了。

她順着当时的情調，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說：

“其实因为近来妇女会碰到了一个问题，伤透脑筋。說出来真有些难为情……”

她羞得脸紅耳赤。結果，說是邻村有一个出征軍人家属，今年三十五岁，丈夫在两年前出门以后，她一直都能安分守己，勤劳度日，村人們个个称贊。……哪里知道，听说十来天前，她居然产下了一个私生子……

“我初听这話，決不相信。”敏子說，“这个女子，我本来認識，真可說得是一个干活能手，一点儿也看不出会这样墮落。可是經過向各方面詳細打听之后，才知道竟完全是事实；使我呆了半天。这一来，先生，日本女性的脸全給丟光了！如果这种事情，传到在中国大陆打仗的日本軍人耳朵里，将会怎么样呢？将会弄得誰也无心打仗了！”

她滔滔地說着，好像是亲身受了莫大屈辱，眼眶里射出憤激的泪光。

“不錯，”立花似乎也被這問題惹起了很大興趣，“這是個麻煩的問題。那末，婦女會里大伙的意見怎麼樣呢？”

“婦女會里都是些無知無識的鄉下女子。有一個大嫂說，‘噢，已經生下來了？這真糟糕。早些打掉倒好。’另一個嫂子跟着說，‘我也有一家鄰居，丈夫早已出征，媳婦兒的肚子大起來了，她就暗下把胎兒打掉。這才做得好，真是神不知鬼不覺。’”

“噤，她們竟是這樣的看法？……”

“嘿，全不成話！又有的說，‘事情既然發生了，還有什麼可說的？’有的說，‘這事情不但本人失面子，對村子說來也失面子，還是少張揚的好。’還有更甚的，說什麼‘這種事並不能過分地責備她。大家都是人嘛，就是我們，往後也保不定會干出什麼來。’……這些人就是這樣說說笑笑，對這媳婦兒的墮落行為，簡直一點兒也不覺得可耻，反而都在包庇她似的。”

“是的。”立花一邊深思，一邊說，“照我的想法，這大概也不是個別村子里的問題。有一次我在T市，聽說，現在市里的產科醫生，承接那種秘密業務就很興隆。可以肯定，其他各地也有同樣的情況。所以我想，對這個問題，不但婦女會感到尷尬，就是全國的警察和憲兵也很感棘手吧。”

“要是這樣，那就更糟了。對出征軍人家屬的行為就更有嚴加管束的必要。我認為對這事情，婦女會應該首先負起責任來。由我們跟警察局和憲兵隊取得聯絡，對那些在出征家屬家里走動的可疑男子，進行嚴密監視；同時，如果發現征屬婦女有行為不規矩的，就辦她一個通奸罪，並且作為敵國的第五縱隊重重處罰，用來做誠大伙。你說行嗎？”

“敏子小姐，”立花仿佛要使对方别过分激动，异常鎮靜地說，“妇女会的干事們贊成你的意見嗎？”

“那是，象先前所說的，我一提出这种意見，她們都默不作声，誰也不表示贊成，簡直好象是我說錯了似的。可是，我不認為我有什么說錯。立花先生，你一定贊成我吧。”

“唔，当然，你的憤慨是容易理解的。可是你的主張，我难以附和。”

“这又为什么？”敏子愕然凝視着对方，喘急地問，“我錯在哪里？請說。”

“我的意思很簡單。你把日本的軍隊看得太理想、太神聖了。你認定軍隊是一种象征爱国心的至高无上的集体，上自将校，下至小兵，都絕對不会有什么越軌的行为。然而事实上，他們的所作所为，比起住在国内的他們的妻女們来，那才說得上是无法无天哪。越是前方，他們干的就越不成話。我从归国的軍人和随軍記者那里，已經听得够多了！……”

說到这里，突然停住了。

“他們做了些什么呢？”她似乎不大領会。美丽的臉蛋上显露着好奇心。

“唔，这在年輕的姑娘面前，很不便說。”他腼腆地低下眼睛，漲紅了臉，“只要是来不及逃避的女子，他們都不放松。年輕女子不消說，就連上了年紀的也难幸免。甚至……真是慘无人道，什么都干得出来。”

“哼，”她屏着气低声說，“会有这种事嗎？我可不相信。”

“可是敏子小姐剛才不是說，”立花含蓄地微笑着說，“起初你听說出征軍人的媳妇养下私生子的事，也同样不相信，后来却完全証实了？呶，还有一件事实也可以講講，不过，这也是在年

輕姑娘面前不好意思多講的……”

“沒有關係，什么都講吧。”她以懇求的目光望着對方。

“你是不是曾經聽說，國內有一批批的年輕女子——特別是朝鮮女子，被送到前方去，那听來很堂皇的名義，是叫做什麼‘慰安婦’？”

“這些人送到前方去幹什麼的呢？”她仍然滿懷好奇心，屏息地問。

“向軍人賣淫。”他故意淡淡地說。“軍隊駐地都設有窑子。為了高級將校，還特地從國內招了好些藝妓去呢。總而言之，在前方公開地承認賣淫，不公開地默許凌辱婦女——美其名曰‘為保持士氣’。敏子小姐，你想，這種事，在出征軍人之間可以坦然為之，難道發生在苦守家園的家屬身上，便成了萬惡不赦，便要斷然處罰她們？這，我以為不大合乎情理；未免太偏頗，太不公平吧。”

“那末先生的意思是說，因為軍人在前方荒唐，所以後方的家屬們也沒有守貞潔的必要了？”

“不，決不是這個意思。關於兩性問題，我素來抱著一種理想——我認為已婚男女，應該互相在愛情上負責，互相保守貞潔。剛才我只是說明一項可悲的現狀罷了。也就是說，國家的統治者，一方面聲嘶力竭地高喊什麼‘聖戰’呀，‘建設大東亞’呀，‘万众一心’呀，用來鼓舞民心士氣；一方面卻又讓軍人普遍地朝着墮落和頹廢的路上走。從這裡，不是多少暴露出這次戰爭所包含的實質了？”

說到这里，他潛入深思；發覺在今天的時局下說這種話，未免太不留神，而且是多餘的。同時，對方是一位年輕美麗的姑娘，她正在對他多少表露着一些好感，怎麼可以說上這一大堆有